

也许能改变命运的哮喘知识小说

自由呼吸

祝新宇 著



中国书店

自由呼吸

也许能改变命运的哮喘知识小说



祝新宇 著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呼吸 / 祝新宇著. — 北京 : 中国书店,
2016.5

ISBN 978-7-5149-1417-7

I. ①自… II. ①祝…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7145 号

自由呼吸

祝新宇 著

策 划 北京联众过敏与哮喘健康促进中心

责任编辑 陈 扬 启 航

出 版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 编	100050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制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0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9-1417-7
定 价	36.00 元



让小说传递哮喘知识（代序）

哮喘是世界上公认的慢性疾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四大顽症之一。当我们遇到哮喘，当我们的家人患上哮喘，我们该如何面对呢？

由医生和患者一起创办的，以多种手段宣传过敏与哮喘知识的公益组织“北京联众过敏与哮喘健康促进中心”一直在尽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各种科普手段，让过敏与哮喘的治疗和预防工作走出医院，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摆在您面前的这本《自由呼吸》就是作者根据“联众”提供的资料创作的“中国第一本哮喘小说”。

哮喘小说的第一读者肯定是哮喘患者或家属，对于他们来说，在轻松中全面认识哮喘、找寻控制哮喘的正确途径，记住其中与哮喘相关的知识并运用到自己的疾病防治中才是最主要的。从这一点来看，《自由呼吸》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也正是“联众”的初衷。

小说共10章，其中《生死时速》《当我们遇到哮喘》《差点背井离乡》《大鼻涕儿虫爬走了》《“豪斯”医生在中国》讲儿童哮喘故事，《院里有棵大树》《浴火重生》讲成人哮喘故事，《上阵父子兵》讲孩子与父亲两辈人的哮喘故事，《如这春天的来临》则讲了一个人从孩提到成人的哮喘故事，《拳打哮喘 脚踢鼻炎》是借哮喘儿童运动会传递哮喘知识。各章有其重点，由主人公记者杨帆将这些故事串起，组成了一个较为全面、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反映哮喘案例与知识的整体。

小说中的知识点由首都儿科研究所陈育智教授、刘传合教授，北大医院迟春花教授审定，权威严谨。小说中的故事，均由一些患者的

真实案例改编而来。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祝所有哮喘患者健康、快乐！

2



自由呼吸

北京联众过敏与哮喘健康促进中心

2016年1月6日

目录

生死时速·····	1
当我们遇到哮喘·····	20
院里有棵大树·····	42
差点背井离乡·····	70
大鼻涕儿虫爬走了·····	97
拳打哮喘 脚踢鼻炎 ·····	110
浴火重生·····	123
“豪斯”医生在中国 ·····	138
上阵父子兵·····	152
如这春天的来临·····	171

生死时速

1

北方某大城市 A 市的环路上像往常一样拥堵，这儿的人们已经修炼得很有耐性了，或者说早就接受了堵车的现实，不会有人急促鸣笛，或高声骂娘。从高空俯瞰，一个个钢铁小盒子徐徐移动，还颇有秩序呢。

突然，有序的车流被打乱。随着尖锐、短促的鸣笛，一辆普通的家用轿车斜刺里杀出，晃动着双闪灯，左突右窜，几分钟里，竟超过了数十台车。这车开得，真可谓见缝插针，又如拧麻花一样，引得众司机频频侧目，议论纷纷。

“开车干嘛这么拼命？也不是 120，着急救人吗？”有人愤愤地指责。

还真说对了。开车的中年男人表情凝重，初春三月季节，车内来不及开空调，但他的额头已经见了汗。别说他听不到旁人议论，就是听见了也无暇顾及。在车后座上，斜靠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也就五六岁的样子，面色发紫，呼吸急促，带有明显的喘鸣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小男孩在喘，病得不轻。

这辆车从环路的一个出口拐下，在进入大街时视红灯如空气，直奔第一儿童医院。“急诊！急诊！借过！”中年男子抱着小男孩，一边分开门诊大厅里熙熙攘攘的众人，一边高喊着跑向急诊室。

急诊室里的医生和护士见多不慌，让小男孩靠在病床上，医生用





一种手控式气雾喷剂给男孩喷药，不多时，男孩的喘息平稳下来。为巩固效果，又给他吸了十五分钟氧气。

男孩的脸色恢复到正常，他的父亲也松了口气。

医生说：“您的孩子哮喘挺厉害的，挂个专家号看看吧，别耽误了。看过我们这儿哮喘科医生吗？”

“看过。以前这孩子也犯过，但从来没这么厉害。程教授看过，基本上没事了，谁承想……”

“你还是再找程教授看看吧。”急诊室医生建议道。

“好的，好的，谢谢您。”中年男子忙不迭地道谢，抱着儿子就去找程教授了。

2

中年男子叫杨帆，是某报社的记者。当天他正在外面做一个采访。

“如今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劲了，早上来的时候还有雾霾，现在有点太阳了。”茶楼里，杨帆刚刚完成对一个企业家的采访，终于可以放松一下，说点与工作无关的话了。

“可不是嘛，我们有很多重要的客户都要请到南方去谈判、签合同，就是因为那里的空气比这里好。什么时候你不忙了，我请你去好山好水好空气的地方玩玩。”被采访的企业家说。

“您太客气了。我倒真想去南方小镇，也陪陪家人，可是实在太忙，总抽不出空来。”杨帆说。

杨帆主要跑社会经济类新闻这块儿。他笔头很硬，有时也写写读者感兴趣的，或是具备社会重大影响的深度报道。

两人正说着，杨帆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传来儿子的急促的喘息声。

“爸，我，我心口闷，好难受。”

杨帆大惊，忙说：“儿子，你别着急。坐在原地别动，慢慢深呼吸。爸爸马上回家。”



“我，我……咳、咳……我咳嗽的都没……咳……都没时间喘气了。”

杨帆知道大事不好。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3

“我开车小二十年了，从来都小心翼翼，这次是头一回这么开，也是第一次闯红灯，违反交通规则。看到儿子的难受样，我当时真的急了。”主动去缴了违章罚款后，杨帆和朋友说：“车速我估摸着能超过传说中的二环十三郎了。”

玩笑归玩笑。当杨帆带着孩子挂上哮喘专家程教授的门诊后，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程教授的门诊室和她的身份一点都不相符。她是我国儿科呼吸道疾病权威，尤其在治疗儿童哮喘方面，在国际上亦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无论谁挂她的号，都不容易。徘徊在第一儿童医院门诊大厅内外的票贩子很大程度上“靠程教授这些专家级医生养活”。

可是程教授居然是借别的科室坐诊，两张像点样的办公桌给助手用了，她就用长条桌子，有时还伏在给病人用的检查床上写病历。

杨帆和程教授熟悉后曾就此问过她，程教授说，“能看病就行了”。

程教授已经八十高龄了，身子骨很硬朗。说实话，如果身体不好，真没法吃得消这么大的工作量。

只要程教授在，永远有一帮人围着。

男孩经过急诊室应急处理，呼吸稳定多了，可程教授一眼就看出孩子的情况并不太好，她皱着眉头问：“是飞飞吧，怎么又来了？不是一直控制得很好么？怎么搞的？是不是接触到了过敏原？”后面的问话转向飞飞的家长。

程教授记性特别好，经她手治疗的孩子几乎都记得住。

“没有啊，孩子今天一直在家待着。我看早上有雾霾，特意嘱咐他来着，不许到室外。”杨帆同样不解。



“这样吧，孩子现在状况还可以，咱们给他做一下肺功能，看了结果再说。”

待肺功能检查结果出来后，指标很低。程教授用手点着检查报告书上的数据问：“你们一直做得不错，怎么弄成这样了？是不是又自行停药了？”

程教授语气不严厉，却含有埋怨的意思，好像小飞飞是她老人家的孙子。杨帆听了，脸上发烧，好像做错事面对母亲责备的儿子。他讪讪地说：“飞飞不喘都快一年了，我和他妈以为没事，好利索了，药就给停了。”

程教授之所以说“是不是又自行停药了”是有前因的。

4

杨帆是个有抱负的人，做了记者后玩命工作。他爱人也属于事业型的人，两人到三十多岁时才要孩子。说起飞飞这个病，杨帆其实有些愧疚，他觉得飞飞妈也有同感，但两口子从没谈论过这个话题，生怕给对方造成更大的负担。

飞飞从出生到八个月大，除了闹过一回黄疸外，没头疼脑热过，这大概跟母乳喂养有关，抵抗力强。八个月后断了母乳，小毛病开始冒头。

事情发生在飞飞两岁的时候——杨帆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秋天。

小家伙的午睡时间比平常有点儿长，飞飞妈也没在意。飞飞醒来表情有些不大对头。飞飞说话晚，加上两岁的孩子也不能清楚表达自己的身体状况。飞飞妈给孩子换了尿不湿，尿不湿表面有些泛黄。换好后，飞飞又沉沉地“睡着了”。

飞飞妈把尿片略黄的事跟杨帆说了，杨帆看看孩子，也没在意，就接着给报社赶稿子。

到了晚饭时，他们才觉察情况不好。飞飞怎么也叫不醒，一摸孩



子额头，烫手。俩人慌忙抱起孩子，直奔离家最近的医院。

急诊诊断，飞飞得了秋季腹泻，已经腹泻得脱水，高烧近 40℃，严重到了昏迷的地步，再拖延甚至会危及生命。孩子的排泄物，最后都是水，被尿不湿完全吸收了。尿不湿是方便，可是遇到这种类似情况，却暴露了缺点。

医生一通忙乎之后，孩子脱离了危险。没啥说的，接着住院再治疗。眼见着飞飞一天比一天好，出院在即，没想到应了那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老话，就在出院的前三天，病房里转来一个感冒比较严重、咳嗽不断的小病友。杨帆怕飞飞被传染，叮嘱飞飞不要和他近距离接触，偏偏飞飞和这个小病友特别投缘，杨帆转身去药房取药的工夫，两个小家伙逮住机会，很快玩到了一起。一天工夫不到，飞飞也咳了起来，不过很轻微，谁也没在乎。

三天后，飞飞出了院，还跟那个小病友有点恋恋不舍。人是分开了，病却跟来了。自打出院后，飞飞的咳嗽总是不断，有时仅咳嗽几声，有时会连续几分钟。飞飞妈说：“要不再带孩子上医院看看？”杨帆见孩子活蹦乱跳的，也不发烧，也不难受，只有几声咳嗽，就有些犹豫。

杨帆说：“医院不是啥好地方，能不带孩子去尽量别带。吃点药吧，找点化痰止咳的中药。”

杨帆两口子很忌讳西药，认为西药副作用太大，不如中药。这也是以后造成孩子病情一波三折的主要原因。

于是俩人给孩子服用了川贝枇杷膏，有点效果，可并未去根，飞飞还是时断时续地咳嗽，但不耽误吃不耽误睡。杨帆两口子都忙于自己的工作，见孩子的咳嗽并无大碍，吃上药就见好，也就没有特别注意。

一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六一儿童节，杨帆一家人商量怎么给飞飞过节，没想到飞飞又开始咳嗽了。刚开始不严重，他还在父母身边跑来跑去，后来咳嗽竟接连不断，小脸蛋都咳红了。吃了药也不管用。飞飞妈急了，要带飞飞去医院，杨帆也意识到不能再硬挺了。



大夫在飞飞的前胸后背用听诊器听了好半天，说：“孩子已经喘上了。”杨帆一看大夫凝重的表情，知道不是啥好事，忙问：“大夫，您看孩子这咳嗽究竟是什么原因？”

大夫说：“原因现在还无法确定，孩子咳嗽这么严重，而且呼吸中出现喘鸣音，我怀疑是哮喘。建议你们找哮喘科专家看看。”

杨帆两口子不大了解哮喘，大夫也不多说，只建议及早就医。

杨帆想起一个朋友的父亲是中医，朋友本人亦略通中医，赶紧去电。

朋友一听是哮喘，立马惊了，在电话里大声说道：“兄弟，哮喘这事可不能轻视，中医有‘内不治喘外不治癰’的老说法呀。赶快治，这毛病挺缠人的，别把咱儿子给耽误了。”

杨帆一听吓坏了，没想到这么严重。

朋友“吓唬”了杨帆一阵后，说：“你也别着急上火，我打听打听有谁是这方面的专家，你也打听打听。我这儿一有信儿，立马联系你。”

朋友很快就回复了，得到的消息和杨帆打听到的一致，目前治疗儿童哮喘最好的医生就在本市第一儿童医院，姓程，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教授、老大夫。

告诉杨帆这个信息的朋友说：“她在治疗儿童哮喘这个领域，顶级了！”言外之意：程教授要治不了，找别人也没用。

杨帆多年跑社会新闻，人脉很广，不太费劲就挂到了程教授的专家号。

他其实很反感这种托关系走后门，但他更不想走号贩子的路。思前想后，为了孩子，他变通了一下，托人让程教授加了一个号。

杨帆见程教授之前很紧张，主要是怕顶级的大夫太牛气，不好沟通，等见了面，看她慈眉善目、笑容可掬，心一下就安稳了。

“程教授就是活菩萨。”很多患儿家长如是说。

程教授尤其对患儿特别和蔼、亲切。小病号们从来不叫她医生、大夫，都叫“程奶奶”。



经过程教授的诊断，飞飞是哮喘确定无疑。

飞飞妈慌了，问：“程教授，您说具体到我家飞飞的情况，能不能彻底治好？”

程教授说：“飞飞病情发作是典型的哮喘症状，但这并不代表病情特别严重，而且，只要积极治疗，完全能够得到控制。”

杨帆插嘴问道：“我听说，中医有‘内不治喘外不治癰’的说法，是这样吗？”

程教授笑了，说：“不只是你一个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了。倒真有这个说法，但这是老黄历了。我们国家治疗哮喘有很长的历史，而且目前吸收国外治疗经验也很多，哮喘患儿绝大多数经过有效治疗后，都和正常人一样，更不影响身体发育，所以你们大可放心。”

“你看，后面还有病人等着呢，我这有几本关于哮喘的书，你可以先看看，以后我们有时间再聊。”

飞飞的药我已经开好了。用法用量我的助手会详细交代。

对了，我们有个医患联盟的公益组织，你们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

杨帆两口子连声道谢。

“记得按时来复查。”程教授叮嘱道。

“一定，一定。”杨帆连声答应。

5

小两口带着飞飞回到家，从此给飞飞按时吃药，在饮食上安排得更科学，敦促他加强锻炼，让孩子学武术、学游泳，本来两口子工作就忙，这样一来，每天更是排得满满的，忙得脚打后脑勺。

可喜的是，飞飞的病一天比一天好，小家伙还长胖了，不是那种肉滚滚的胖，而是体格健壮。杨帆提着的一颗心渐渐放下来。

半年过去了，飞飞活蹦乱跳，根本看不出是哮喘患儿，而且比同



龄的孩子还要健康强壮。

一天晚上，飞飞妈妈给孩子喷完辅舒酮，等孩子上床睡觉后，她拿着药走进书房。杨帆盯着电脑，正在赶一篇稿子。

“哎，”她轻声说道，语气有些犹豫：“你说老给孩子用这种药好么？”

“有啥好不不好的？那是程教授亲自开的药，你有啥怀疑的？”

“看你这话说的。我有啥怀疑？我就是觉得这种激素类的药，孩子总用，会不会影响发育啊？你看看，这都是我在网上查到的。”飞飞妈妈说着，递过来一张打印纸。

辅舒酮

化学成分：丙酸氟替卡松，兴奋剂，属于特殊药品。

用途分类：吸入用糖皮质激素。

适应症：支气管哮喘。

“你看，又是激素。多吓人啊。我不是说程教授开的药有问题，我的意思是，咱家飞飞现在跟正常孩子一样，好长时间不喘了，这药是不是该停一停？”飞飞妈妈说。

杨帆端详着打印纸上的内容，沉吟片刻说：“嗯，别说是激素类的药，就是普通药，照目前飞飞的情况来说，停一停应该问题不大。这样吧，先停一段时间观察观察，如果一旦飞飞有一点不适，马上给药。”

飞飞的药就这样停了。停药后很长时间里，飞飞状况良好，杨帆两口子也慢慢地不像刚开始那么紧张，盯得也不紧了，最后复诊也不去了。

时光荏苒，转眼四年过去，小家伙人如其名，好跑好动，每天快快乐乐地上幼儿园，高高兴兴地回家，能吃能睡能淘气，根本看不出有哮喘的毛病。杨帆两口子也几乎忘记孩子是哮喘患儿这回事了。

2012年3月的一个周末，杨帆正在外面采访，忽然接到飞飞妈妈的电话。

“你快回来看看，飞飞在家咳嗽得很厉害，他说他喘不过气来。”在飞飞妈妈焦急的说话声里，杨帆听到旁边飞飞剧烈的咳嗽声。

杨帆知道坏了，孩子的病又复发了。

他开着车回到小区楼下，妻子按之前电话说好的那样，早就抱着儿子在楼口等着呢。

上了主路，杨帆打着双闪灯，一脚油门踩到底。轿车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瞬间超过了好几辆车。十几分钟内，车速表的指针已经指向了90。

一辆警车闪着警灯，从辅路开过来，立刻跟上了杨帆。

“你超速了，警察来了，咋办？”飞飞妈妈说。

杨帆瞟了一眼后视镜，儿子躺在妈妈的怀里，胸口剧烈起伏，小嘴唇已经有些发紫了。

“管不了这些了，儿子要紧。”杨帆咬着后槽牙把油门踩到底。正好前方车辆不多，这辆普通轿车呼啸着迎来了自己的速度高峰。

后面的警车紧追不舍。两辆车一前一后，在环路上展开追逐。一些正常驾驶的车辆纷纷让路，开车的人都露出了惊讶的目光。

杨帆紧紧握住方向盘，盯着前面，不敢眨一下眼睛。前方的车渐渐多起来，他不得不降下速度。已经能听见后面警车传来的喇叭声。

“*****（车牌）注意，你超速了，马上靠边停车，马上靠边停车！”

飞飞妈妈搂着儿子，紧张地说不出话。她没想到，好莱坞大片里的追车情景会让她遇到。

杨帆此时的耳朵里只听得见儿子剧烈的咳嗽声，就算原子弹在他身边爆炸他也不在乎。

他瞅准左前方车辆中露出的一个空当，猛打方向盘，一脚油门，



直冲过去。

前面车流里忽然拐出一辆白色本田，也冲着杨帆看好的那个空当开了过去。

本田在前，杨帆在后，但杨帆的车比它快多了，一头撞向本田。

说时迟那时快，杨帆一脚刹车踩到底，在踩刹车的那一瞬间，杨帆还瞥了瞥倒车镜，后面没车。

随着飞飞妈妈的惊呼，轿车也发出“吱——”的刹车声，轮胎与地面摩擦产生的橡胶味儿顿时弥漫开来。

紧跟在侧面的警车几乎同时贴了过来，用车头别住杨帆的车，停下来。

前面的本田得意地鸣了一下笛，并入空当，很快地消失在车流里。

“我×！”杨帆的手重重地捶在方向盘上。他扭过头，说：“别怕儿子，你坚持一下，咱们马上到医院。”

交警敲开车窗，敬了个礼，说：“您超速了，请把车本驾照拿出来。”

杨帆一边掏一边说：“我知道我超速了，我儿子急病发作，特殊情况，我把儿子先送到医院，您再怎么处理都行。行不？”

“您看看我儿子，您看看我儿子，求您了，让我们赶紧去医院吧。”飞飞妈妈说。

交警俯身向后座看了看，然后皱皱眉头，对杨帆说：“你把车停在紧急停车道，上我的车，我送孩子上医院。”

杨帆两口子忙不迭地道谢，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警灯警笛不停，这辆警车也用最快的速度开了起来。路上，交警通过对讲机让人把杨帆的车拖走了。

警车拐下环路，一路闯红灯开到医院，直接把孩子送进急救室。

到了急救室，大夫仅凭目测，就知道孩子又喘上了。大夫让飞飞坐在病床上，靠着后面的墙，用沙丁胺醇气雾剂对着飞飞的口腔连喷两下，又把他的衣领、裤子松开，以便飞飞呼吸。过了片刻，又连着喷了两次。飞飞的呼吸渐渐平稳，咳嗽的频率和强度也降下来了。大





夫又给他吸了十分钟氧气，飞飞面色恢复正常，原先发紫的嘴唇也正常了。

杨帆感谢完大夫，出了急诊室，找到在外等候的交警。

交警说：“你这个情况确实有点特殊。但特殊是特殊，咱们也得按法规办事，该罚还得罚。”

杨帆说：“罚得好，罚得好。”

交警乐了，问：“啥叫罚得好呀？”

交警那边的事情处理完，杨帆想，既然孩子再一次复发，急诊室只负责抢救，要想彻底控制住哮喘，只能硬着头皮再去找程教授。

那天程教授的门诊比以往还要忙碌。她翻看着飞飞的病历本。

杨帆支支吾吾，把停药和孩子咳嗽的情况含糊地说了。

程教授立刻沉下脸，说：“家长不可以擅自给孩子停药。我们医生开出的治疗方案是需要你们积极配合才能起到良好治疗效果的。治病如同打仗，药物就是子弹，仗还没打完，怎么能把子弹停了呢？”

程教授对杨帆自作主张停药的做法给予了严厉批评，然后又为孩子制订了新的治疗方案。

这回两口子不敢怠慢，仔细严格按照程教授制订的治疗步骤执行。一周以后，孩子再次康复。

复查的时候，程教授看着孩子的肺功能检查单很高兴，说：“啊，恢复得真好。”后来又去复查了一次，程教授还表扬了杨帆夫妇做得很到位。

7

老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老话之所以是老话，第一，老话总是对的；第二，没人把老话当真，但老话总是让人过后回想起它。

2013年元旦，距离上一次哮喘发作过去了10个月，快一年了，飞